

我们的家园与传说

□ 刘文江

民俗学界有句名言:“传说创造家园,童话创造世界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,当人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定居、生活,他们就需要了解这片土地的秘密。他们会有疑惑,也会学着去解释。当周围的环境慢慢变得熟悉,哪怕是那些奇特的事物,也渐渐会被纳入他们自己的理解体系,而当一代又一代的长者把这样的解释讲述给后人,传说就产生了。


诸葛军垒

民间传说与遥远的乡愁

在甘肃历史上,历代都有大批移民迁入。他们来到这里,“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”。移民们带着自己家乡的历史记忆,以异乡为故乡。从陇东到河西,老辈人大多听过这样一句话:“我们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底下(迁)来的。”酒泉市肃州区有个屯升村,过去叫“九家窑”,这个地名就包含这样一则传说,说的是来自山西大槐树底下的三户移民,迁到河西走廊后和当地百姓相互婚配,生存繁衍,后来成了张、王、李、范等九姓住户。酒泉一带还有些居民说自己老家在山西蒲州。他们把家乡“火烧蒲州”的传说改编成“火化肃州”的故事:传说这些移民来到河西不慎触怒上天,玉皇大帝派遣火德星君下凡惩罚,要“火化肃州”。关圣帝君怜惜这些“小同乡”,便偷偷下凡告诉大家正月十五晚上点起花灯,闹起社火,这样火德星君就不知道要烧哪里了。那天晚上,大家都按这一说法做,果然平安无事。这则传说在其他地方流传,又叫“火烧扬州”或“火烧曹州”,是“正月十五闹花灯”的民俗起源。酒泉人用这个传说来解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“酒泉地蹦子”(社火)的由来,这些叙事既承载着遥远的乡愁,又体现了创造新家园的意识。

民间传说与乐居的本土

甘肃地域辽阔,蕴藏深厚,只要努力耕耘必有收获。正如《礼记·礼运》所言“天不爱其道,地不爱其宝,人不爱其情”,一代代百姓在此扎根生活,他们就会将注意力投向脚下的这片土地。在他们的认知中,这片片苍茫大山、条条幽深河谷中肯定会有无穷宝物,只等待人们去发现。张掖市民乐县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话:“找着鄂于坟,祖祖辈辈不受穷。”这在当地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:相传在民乐东边的深山中,藏着一座鄂于王的坟墓,具体位置却无人知晓。很久以前,有一个放羊人,跟着自家的狗偶然闯进一个山洞,发现了一个大元宝。消息传开,大家都去找鄂于王的坟墓,可是一直都没有人找到。这个传说乍一听颇让人摸不着头脑,河西走廊历史上好像并没有所谓的“鄂于王”。其实,这是古印度孔雀王朝“阿育王”在民间口头流传中发生的音转。相传,阿育王大兴佛教,将佛陀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,四处建立塔寺供奉,其中华夏得十九份,建十九处宝塔珍藏。据敦煌文献中唐代写卷P.2977记载,这十九座宝塔,河西地区就有四处,分别位于瓜州、沙州、凉州、删丹(即今山丹)。但不同的是,民间并不执着于宗教的传播,而是更强调这片土地蕴藏着宝物,实际上这也隐含了老百姓对自己家园的认同。

除了“吾爱吾土”,甘肃民间传说中很多内容也体现着民众对自己生活文化的肯定。在我省著名的“康熙访贤”系列传说中,不少篇目讲的是康熙皇帝与本地饮食、衣饰相关联的故事。天水就有这样一个传说:康熙西征来到甘肃,人困马乏,当地一村妇奉上一碗浆水搅团,还给这道吃食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叫“白马卧清浆”,康熙一连吃了三碗,龙颜大悦,说不仅味道好,名字也起得好。从此,浆水便声名远扬。酒泉也流传着类似的传说:一位将军打仗落败,困乏之时,偶遇一位农夫,在家中给他做了一碗拉条子,将军觉得十分美味。后来这位将军当了皇帝,便下旨将拉条子封为“御面”,当地至今还把这种面食叫作“御面拉条子”。民间传说把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物择取出来,作为代表与标志,为这些原本普通的民间烟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,成为民众家园创建中重要的精神组成。

民间传说与杰出的人物

在漫长的人类时间进程中,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对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民间传说虽不如正史一般能够对这些人物作客观描述,但它们会用“轶事化”等手段来作主观和相对化的处理。这些人物轶事中隐含着普通民众的评价方式,将“那些本来遥不可及的人”拉回自己的世界,以一种平等的态度进行叙述。甘肃地处西陲,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天水与陇南地区,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的古战场,有关诸葛亮的传说和当地景观融合在一起,深为人们记忆和怀念。这两个地区流传着这样的传说:相传诸葛亮与司马懿作战时,因军中缺粮,便接受士兵的建议,以粮草覆盖军营中的几个小山包,制造粮草充足的假象骗过司马懿,获得胜利,这些小山包因此被后人称作“诸葛军垒”。在这里,民间传说不像小说《三国演义》那样,将诸葛亮描述成“智绝”的人物,而是更凸显他就地取材并吸收各方民众的智慧,从而在战场上取胜的特质。晚清名臣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进军路线,从平凉到兰州再到河西走廊,也留下不少传说。在传说中,左宗棠常常深入民间,了解民间疾苦,解决民众的生计难题。例如左宗棠为平凉老百姓开柳湖,沿陕甘大道种“左公柳”“左公杨”等,都演变为传说在民间流传。

这条路线在唐代同样也是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之路。天水、定西、嘉峪关、酒泉等地,至今流传着关于晾经台、晒经石的传说,内容与《西游记》中唐僧师徒过通天河的故事相近。这些地方还有很多寺庙、泉眼、河流的得名也与唐僧师徒相关。这些传说既讲述他们历尽劫难、不畏艰险、终得真经的故事,同时也激励后人学习他们坚韧向善的精神。

民间传说在不同地域和民族间流传的过程中,会受到地理环境和本土文化的影响。某些人物传说流传到甘肃后同样也会地方化。以“孔子周游列国”的传说为例,它一般被分为“孔子项橐相问”和孔子遗迹风物传说等类别。前者是孔子和七岁神童项橐的问答,孔子自愧不如;后者是孔子到了某地发生了某事,后来此处就以该事件或孔子本人命名。在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,“孔子项橐相问”的主人公变成了孔子与一位老人问对,老人出口成章,令孔子深深折服。

民间传说与民众的文化追求

甘肃虽然深居西北内陆,但民众却普遍重视人文、倾心教化。在陇右许多农村庄院的大门上,常常挂着“耕读传家”的匾额,这是以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明传承模式在民间生活中的体现。民众尊重、赞赏那些有学问的人,同时也接受他们蕴含智慧的言语和教诲。同样的观念也出现在民间传说中,甘肃民间各地至今均有本地知名文士的传说。如兰州的段坚、彭泽,临夏的王竑,天水的胡缵宗、胡忻、韩遇春,河西永昌的胡执礼,定西的牛树梅,庆阳的李梦阳等。这些传说中的文人,有的机智诙谐,有的刚正不阿,还有的心系民生,他们的故事共同汇入华夏文明长河,扎根陇原乡土,为当地民众创造了生生不息的“文化家园”。

前面所举的民间传说大多和历史人物、地方风物有关,但在此之外,传说还与笑话等民间文学的体裁形式共生在一起,展现出民间文化诙谐的基质。从下面这个流传于陇南徽县一带的小故事中,我们能够领略到甘肃人的幽默感:有个徽县农民到外地跑生意,途中碰到一个秀才和一个商人,三人同行都要住店。店主说只剩一个铺位,三人你争我抢互不相让。店主挠了半天后脑勺,想出个主意,让三人各自说出自己家乡的哪座山最高,就让谁住店。秀才慢条斯理地念道:“咱县有座五台山,离天只有三尺三,可谓高矣!”商人嘻嘻一笑:“不高不高,听我说,咱县有座铁佛寺,把天顶得咯吱吱,你看高不高?”轮到农民了,他不慌不忙地说:“徽县有座尖山子,把天钻成圈圈子。”秀才商人听了,二话没说背起行李另寻住处去了。

相对于文人传说,这种笑话式的传说更能体现出普通民众乐观的生活态度,这些态度在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,用无忧无虑、打趣和随遇而安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,这是一种常常被我们忽视的实践智慧,对于节奏紧张的现代生活有着强烈的启示作用。

以上这些传说选自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·传说·甘肃卷》,这部民间文学作品集是国家重点文化工程“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”成果之一。书中内容精选我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类《民间故事集成》市、县卷本以及编辑小组的田野调查成果,最后挑选了870则具有代表性的传说收录其中。该卷本的出版,对留存甘肃民间历史记忆、传承乡土文化有积极的作用,特别是书中的注释,细致阐释了与传说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背景,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颇具新鲜感和趣味性。

(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·传说·甘肃卷》,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总编纂,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。本文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,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·传说·甘肃卷》主编)


搅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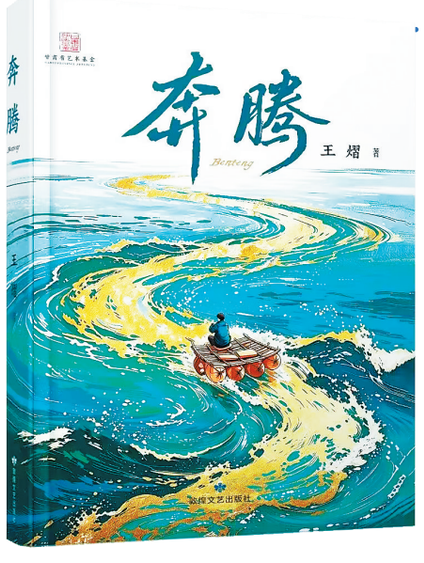
读书


乌鞘岭古长城 田 蹊

张掖一棵枝繁叶茂的“左公柳”(资料图) 杨永伟

黄河奔涌处 人间烟火长

□ 郑 重



作家王熠(笔名冰天跃马行)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《奔腾》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部于网络文学范畴内创作的家族叙事作品,以黄河上游的河口村为叙事原点,沿夏家三代人的人生轨迹铺展,从河湾村落写到省城街巷,横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,串起筏子客、乡村医生、市井创业者等一众鲜活的人生面孔,将时代的潮起潮落融进黄河涛声与日常烟火,写出普通人扎根生活的韧性与力量。

王熠祖籍浙江绍兴,生于安徽,17岁到兰州求学,大学毕业后在酒泉瓜州工作六年,之后回到兰州。这条由南向北、自江淮水乡向西北戈壁、最终抵达黄河之滨的人生路线,像一条逆流而上的河。她曾坦言,自己从小生长在水乡,初到西北看不到水的时候,心里会惶恐;在五泉山下读书,晚自习结束后总要走到黄河边,看见河水,心里才踏实。

这段自述,也是理解《奔腾》的一把钥匙。书中的水无处不在:开篇“黄河水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子,环抱着这个小村庄”;河口卫生院门口,是黄河上游那个名叫河口的小村庄;筏子客家里喝的是小溪里打来的“松根水”,从山泉里流出来,清清亮亮的;就连全书主角夏雨轩,也是在一个雨夜里降生的——雨声、油灯、停电的产房,书中氤氲的水汽几乎要漫出纸面。

作者笔下的水,也因此生出丰富的层次:黄河苍茫而厚重,载着筏子客的生死起落,也载着世间的大开大合;溪水日常而温润,牵系着寻常人家的一日三餐;雨则是天意与福泽的象征,夏家三兄妹的名字皆带“雨”字,父亲也总对雨夜降生的孩子说“他长大了一定会有福气”。王熠对水意象的精心排布,让水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背景,而是成为贯穿《奔腾》的精神索引。

《奔腾》最打动人的地方,不在故事的跌宕,而在普通人的坚韧。这种坚韧,没有豪言壮语,就藏在实实在在的生活里。书一开篇,卫生院院长夏鼎为断手女工张丽紧急手术,怀有九个月身孕的妻子梁萌在旁协助,递器械时一次次忍住阵痛;手术刚结束,梁萌早产,偏又赶上停电,夏鼎在油灯下独自为妻子接生,一直折腾到凌晨。夫妻俩没有一句抱怨,只想着把手头的事做妥帖。这一夜的镇定,几乎就是夏家人此后几十年的写照:日子再难,也要把眼前这一关撑过去。

夏雨轩的成长,是这种坚韧最集中的体现。他两度高考落榜,开过美发店,通过招干考试,又放弃工作去读口腔医学,把一间小诊所慢慢做成专科医院。他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,也谈不上运气,靠的是一次次跌倒了再爬起来的韧劲。书里写他的挫折,写得平实而克制:没有渲染委屈,也没有煽情,只是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
《奔腾》写的就是这样一群普通人,筏子客李满圈,自幼没了爹娘,吃百家饭长大,守着黄河讨生活;张丽在丈夫失踪后独自抚养孩子,扛起磨面、养家这些粗重活计……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,却各有各的活法,各有各的韧劲。

王熠说过,她希望文字能带给大家温暖与力量。这份力量,或许就藏在这些普通人身上——生活总有潮起潮落,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,就能感受到生活原本的幸福感。

《奔腾》的封面也有一段故事。作者透露,书稿最初的封面设计是一叶扁舟,后来改为黄河上的羊皮筏子。她表示:“一叶扁舟太过轻盈,不适合大江大河,羊皮筏子厚重敦实,更契合我的写作状态。”

王熠早年创作仙侠题材,节奏明快、想象恣意,是典型的网络文学风格;转型现实题材后,她选了一条更难走的路——抛开类型化的“爽感”与套路,将目光投向身边的普通人,把他们的悲欢揉进字里行间。缺乏相关亲身经历,她实地走访,一点点抠细节、补质感。

对于这份转变,甘肃省作协主席叶舟评价道:“随着阅历增长,王熠正在完成一场带着痛感的写作转型:直面鲜活的现实,直面时代的光亮,也直面人内心的破碎、焦虑、惶恐与不安。写作不再悬浮于空中,而是沉落到我们当下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里。”

在叶舟看来,王熠选择将笔尖沉入黄土与黄河,既是对自身写作路径的突破,也为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,《奔腾》是“王熠寻找生活自由之作、寻找精神故乡之作,也是回望成长来路的作品”。

本报地址:兰州市白银路123号 邮编:730030 甘报集团传媒分公司:8158717(带传真) 甘报集团发行分公司:8156468 印刷:甘报集团印务分公司(电话:8156348) 昨日本报5时00分开印8时30分印完